

夢梅館校本

金

瓶

梅

詞話





蘭陵笑笑生 原著
梅 節 校訂
陳詔·黃霖 注釋

〔夢梅館校本〕
金瓶梅詞話

(第三冊)

里仁書局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金瓶梅詞話／蘭陵笑笑生原著；梅節校訂。——

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里仁，2007.11

冊： 公分

ISBN 978-986-6923-24-1 (全套：精裝)



857.48

96021162

· 本書校注經作者授權，原文重新排版，不得翻印或重製 ·

夢梅館校本

金瓶梅詞話 (第三冊)

原著者：蘭陵笑笑生

校訂者：梅節

注釋者：陳詔·黃霖

發行人：徐秀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 (請准註冊之商標)

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

電話：(886-2) 2391-3325 · 2351-7610 ·

2321-8231

FAX：(886-2) 3393-7766

網站：<http://lembook.webdiy.com.tw/>

郵政劃撥：01572938 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印刷所：福霖印刷有限公司

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

西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一版

西元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修訂一版十一刷

參考售價：漆布精裝三冊共 1200 元

ISBN 978-986-6923-24-1 (全套：精裝)

燙金題字：陳瑞庚

第六十七回

西門慶書房賞雪

李瓶兒夢訴幽情

終日思卿不見卿，數聲寒角不堪聞。匣中破鏡收殘月，篋裡餘衣斂斷雲。
寒雀揀枝栖不定，征鴻斷字嘆離群。玉釵敲斷心難碎，想像傷心記未真。

話說西門慶歸後邊，辛苦的人，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。有來興兒進來說：「搭彩匠外邊伺候，請問拆棚？」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，說：「拆棚教他拆就是了，只顧問怎的？」搭彩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腳，卸下蓆繩松條，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，不題。玉簫進房說：「天氣好不陰的重！」西門慶令他向暖炕上取衣裳穿，要起來。有吳月娘便說：「你昨日辛苦了一夜，天陰，大睡回兒起來，慌的老早就爬起去做甚麼？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罷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往衙門裡去。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，好打發回書與他。」月娘道：「既是恁說，你起去。我叫丫頭熬下粥等你來吃。」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，蓬頭披着絨衣，戴着氈巾，徑走到花園裡藏春閣書房中。

原來自從書童去了，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，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

書房。冬月間，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。那裡燒下的地爐暖炕，地平上又安放著黃銅火盆，放下梅梢月油單絹暖簾來。明間內擺著夾枝桃，各色菊花，清清瘦竹，翠翠幽蘭。裡面筆硯瓶梅，琴書瀟灑。床炕上茜紅氈條，銀花錦褥，枕橫鸚鵡（一），帳挂鮫綃。西門慶歪在床上，王經連忙向桌上象牙盒內炷薰龍涎於流金小篆內。西門慶使王經：「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。」那王經出來，吩咐來安兒請去了。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：「小周兒在外邊伺候。」那王經走入書房，對西門慶說了。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，磕了頭，說道：「你來得好，且與我篋篋頭，捏捏身上。」因說：「你怎一向不來？」小周兒道：「小的見六娘沒了，忙，沒曾來。」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，打開頭髮，教他整理梳篋。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，頭戴氈帽，身穿綠絨襖子，脚穿一雙舊皂靴，棕套，掀簾子進來，唱喏。西門慶正篋頭，說道：「不消聲喏，請坐。」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，就著火盆坐下了。西門慶道：「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？」伯爵道：「你不知，外邊飄雪花兒哩，好不寒冷！昨日家去晚了，鷄也叫了。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，俺們就去不了。我見天陰上來，還討了個燈籠，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。今日白爬不起來。不是來安兒去叫，我還睡哩。哥，你好漢，還起的早！若着我，成不的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早是你看着，我怎得個心閑？自從發送他出去了，又亂着接黃太尉、念經，直到如今，心上是那樣不遂。今早房下說：你辛苦了，大睡回回去。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，又看着拆棚。二十

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，打包，寫書帳。喪事費勞了人家，親朋罷了，士夫官員，你不上門謝謝孝，禮也過不去。」伯爵道：「正是，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。少不的也謝，只摘撥（二）謝幾家要緊的，胡亂也罷了。其餘相厚，若會見，告過就是了。誰不知你府上事多，彼此心照罷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王經掀簾子，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鑲雕漆茶鍾，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。伯爵取過一盞，拿在手內，見白漉漉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，說道：「好東西！滾熱，呷在口裡，香甜美味。」那消費力，幾口就呵沒了。西門慶直待篋了頭，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，把奶子放在桌上，只顧不吃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且吃些不是？可惜放冷了。像你清晨吃恁一盞兒，倒也滋補身子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且不吃，你吃了，停會我吃了粥罷！」那伯爵得不的一聲，拿在手一吸而盡。畫童收下鍾去。西門慶取畢耳，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，行按摩導引之術。伯爵問道：「哥滾着身子，也通泰（三）自在些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像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，腰背疼痛。不着這般按捏，通了不得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胖大身子，日逐吃了這等厚味，豈無痰火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近日任後溪常說：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，而虛之太極。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，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，教我用乳常清晨服。我這兩日心上亂亂的，也還不曾吃。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，終日有此事；自從他死了，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！」

正說着，只見韓道國進來，作揖坐下，說：「剛纔各家都來會了，船已雇下，準在二十四日起身。」西門慶吩咐甘夥計攢下帳目，兌了銀子，明日打包。因問：「兩邊鋪子裡賣下多少銀兩？」韓道國說：「共湊六千餘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兌二千兩一包，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。那四千兩，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，過年趕頭水船（四）來。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，家中收拾行李去。」韓道國道：「又一件，小人身從鄆王府，要正身上直（五），不納官錢，如何處置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怎的不納官錢？像來保，一般也是鄆王差事，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。」韓道國道：「保官兒那個，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注過去，便不敢纏擾；小人此是祖役（六），還要勾當餘丁（七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寫個揭帖，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，把你官身注銷，常遠納官錢罷！你每月只委付家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。」那韓夥計作揖謝了。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這一趟替他處了這件事，他就去也放心。」少頃小周滾畢身上，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，吩咐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。良久，西門慶出來，頭戴白絨忠靖冠，身披絨氅，賞了小周三錢銀子。又使王經：「請你溫師父來。」

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。叙禮已畢，左右放桌兒，拿粥上來，四碟小菜，一碗炖爛蹄子，一碗黃芽韭炒驢肉，一碗鮓炒餛飩鷄，一碗炖爛鴿子雛兒，四甌軟稻粳米粥兒，安放四雙牙箸。伯爵與溫秀才上坐，西門慶關席，韓道國打橫。西門慶吩咐來安兒再取一

盞粥，一雙篋兒，「請你姐夫來吃粥。」不一時，陳經濟來到，頭戴孝巾，身穿白紬道袍，葱白緞整衣，蒲鞋絨襪，與伯爵等作揖，打橫坐下。須臾，吃了粥，收下家伙去，韓道國起身去了。只有伯爵、溫秀才，在書房坐的。西門慶因問溫秀才：「書可寫了不曾？」溫秀才道：「學生已寫稿在此，與老先生看過，方可謄真。」一面袖中取出，遞與西門慶觀看。其書曰：

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

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：自從京邸邂逅，叙語之後，不覺違越光儀，倏忽半載。生以不幸，閨人不祿，特蒙親家遠致賻儀，兼領誨教，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。感刻無任，而終身不能忘矣。但恐一時官守責成，有所疏陋之處，企仰門墻，有負薦拔耳。又賴在

老爺鈞前，常爲錦覆，則生始終蒙恩之處，皆親家所賜也。今因便鴻，謹候起居，不勝馳戀，伏惟炤亮，不宣。

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，色綾汗巾十方，揀金挑牙二十付，烏金酒鍾十個，少將遠意，希笑納。

西門慶看畢，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，同溫秀才封了，將書謄付錦箋，彌封停當，御了圖書。另外又封五兩白銀，與下書人王玉，不在話下。

一回見雪下的大了，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。搽抹桌兒，拿上案酒來。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，西門慶問：「誰？」王經說：「鄭春在這裡。」西門慶叫他進來，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，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，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。西門慶問：「是甚麼？」鄭春道：「小的姐姐月姐，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，沒甚麼，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。」揭開：一盒菓餡頂皮酥，一盒酥油泡螺兒。鄭春道：「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，知道爹好吃此物，敬來孝順爹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，今日你月姐費心，又送這個來。」伯爵道：「好呀，拿過來，我正要嘗嘗。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，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。」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，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，說道：「老先生，你也嘗嘗。吃了牙老重生，抽胎換骨。眼見稀奇物，勝活十年人！」溫秀才呷在口內，入口而化，說道：「此物出于西域，非人間可有。沃肺融心，實上方之佳味。」西門慶又問：「那小盒兒內是甚麼？」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，揭開盒兒，說：「此是月姐捎與爹的物事（八）。」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，揭開纔待觀看，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，打開，是一方回紋錦雙欄子細撮穗古碌錢同心方勝結、桃紅綾汗巾兒，裡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。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，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，都吃了。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，只剩下沒多些兒，便罵道：「怪狗才，你害饑癆饑瘡？留些兒與我見兒兒，也是人心！」伯爵道：「我女兒送來，不孝順我，再孝順誰？我兒，你

尋常吃的够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溫先兒在此，我不好罵出來。你這狗才，忒不像模樣！」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，吩咐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。

不一時，杯盤羅列，篩上酒來。纔吃了一巡酒，玳安兒來說：「李智、黃四關了銀子，送銀子來了。」西門慶問：「多少？」玳安道：「他說一千兩，餘者再一限送來。」伯爵道：「你看這兩個天殺的，他連我也瞞了，不對我說。嗔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，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。你今收了，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；這兩個光棍，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，只怕往後後手不接。昨日北邊徐內相發狠，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拾銀子去。只怕他老牛箍嘴（九）箍了去，却不難為哥的本錢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怕他。我不管甚麼徐內相、李內相，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監裡坐着，不怕他不與我銀子。」一面教陳經濟：「你拿天平出去，收兌了他的，上了合同就是了；我不出去罷。」

良久，陳經濟走來回話，說：「銀子已兌足一千兩，交入後邊大娘收了。黃四說，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。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。」經濟道：「不是。他有樁事兒要央煩爹，請爹出去，親自對爹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甚麼事等我出去？」一面走到廳上。那黃四磕頭，起來說：「銀子一千兩，姐夫收了，餘者下單找還與老爹。有小人一樁事兒，今央煩老爹……」說着，跪在地下哭了。西門慶拉起來，道：「端的有甚麼事，你說來。」黃四道：「小的外父孫清，

搭了個夥計馮二，在東昌府販綿花。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，不守本分，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。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，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，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。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，攘起來，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，他亦把頭磕傷，被客夥中解勸開了。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，破傷風身死。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，綽號白金，專一與強盜作窩主，教唆馮二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，批雷兵備老爹問。雷老爹又伺候皇船，不得閑，轉委本府童推官問。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，教鄰、勸人供狀，說小人丈人在傍喝聲來。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，望乞老爹千萬垂憐，討封書對雷老爹說，寧可監幾日，抽上文書去，還見雷老爹問，就有生路了。他兩人廝打，委的不關小人丈人事；又係歇後身死，出於保辜限外。先是他父馮二打來，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？」西門慶看了說帖，寫着：「東昌府現監犯人孫清、孫文相，乞青目。」因說：「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，我只會了一面，又不甚相熟，我怎好寫書與他！」那黃四就跪下，哭哭啼啼哀告說：「老爹若不可憐見，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。如今隨孫文相投去罷了，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，就是老爹莫大之恩。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，家下無人。冬寒時月，再放在監裡，就死罷了！」西門慶沉吟良久，說：「罷，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；與他是同年，都是壬辰進士。」那黃四又磕下頭去，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，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。西門慶不接，說：「我那裡要你這行錢！」

黃四道：「老爹不稀罕，謝錢老爹也是一般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事成我買禮謝他。」正說着，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，說：「哥，休替黃四哥說人情。他閑時不燒香，忙時走來抱佛腿。昨日哥這裡念經，連茶兒也不送，也不來走走兒，今日還來說人情？」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，說道：「好二叔，你老人家殺人哩！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，誰得閑來？昨日又去府裡與老爹領這銀子。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，我竟來老爹這裡交銀子，就央說此事，救俺丈人。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，還是不下顧小人。」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，因問：「哥，你替他去說不說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與雷兵備不熟，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。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，又收他禮做甚麼！」伯爵道：「哥，你這等就不是了。難道他來說人情，哥你賠出禮去謝人？也無此道理。你不收，恰似你嫌少的一般，倒難爲他了。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。雖你不稀罕，明日謝錢公，也是一個樣兒。黃四哥在這裡聽着：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，這一回求了書去，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，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，你在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，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。」黃四道：「二叔，你老人家費心，小人擺酒不消說，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。不瞞你老人家，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，晝夜上下替他走跳，還尋不出個門路來。老爹再不可憐，怎了？」伯爵道：「傻瓜，你攆着他女兒，你不替他上緊，誰上緊？」黃四道：「房下在家只是哭，俺丈人便躲了，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。」

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，把禮帖收了，禮物還令他拿回去。黃四道：「你老人家沒見，好大事，這般多計較！」就往外走。伯爵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和你說，你書幾時要？」黃四道：「如今緊等着救命。老爹今日下顧，有了書，差下人，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。」於是央了又央：「差那位大官兒去？我會他會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就替你寫書。」因叫過玳安來，吩咐：「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。」那黃四見了玳安，辭西門慶出門，走到門首，問玳安要盛銀子搭裃。玳安進入後邊，月娘房裡正與玉簫、小玉裁衣裳，見玳安站着等要搭裃，玉簫道：「使着手，不得閑騰。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。」玳安道：「黃四緊等着，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，不得來了。你騰騰與他罷！」月娘便說：「你拿與他就是了，只教人家等着。」玉簫道：「銀子還在床地平上掠着不是！」走到裡間，把銀子往床上只一倒，掠出搭裃來，說：「拿去了，怪囚根子！那個吃了他這條搭裃，只顧立疔螞蝗（十）的要。」玳安道：「人家不要，那個好來後邊取來？」於是拿出，走到儀門首，還抖出三兩一塊蘑菇頭銀子來。原來紙包破了，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，漏下一塊在搭裃底內。玳安道：「且喜得我拾個白財（十一）！」於是褪入袖中，到前邊遞與黃四搭裃，約會下明早起身。

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，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，付與玳安，不題。一面覷那門外雪，紛紛揚揚，猶如風飄柳絮，亂舞梨花相似。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，教春鴻用布甌

篩上來。鄭春在傍彈箏低唱，西門慶令他唱一套「柳底風微」。正唱着，只見琴童進來說：「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。」西門慶看了，吩咐：「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，替他說說去，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，注銷差事。」琴童道：「今日晚了，小的明早去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是了。」不一時，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：一碗黃熬山藥雞，一碗臊子韭，一碗山藥肉圓子，一碗炖爛羊頭，一碗燒猪肉，一碗肚肺羹，一碗血臟湯，一碗牛肚兒，一碗爆炒豬腰子；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燙麪蒸餅兒，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。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，拿兩碗下飯，一盤點心與鄭春吃，又賞了他兩大鍾酒。鄭春跪稟：「小的吃不吃。」伯爵道：「傻孩兒，冷呵呵的，你爹賞你不吃，你哥他怎的吃來？」鄭春道：「小的哥吃的，小的本吃不吃。」伯爵道：「你吃一鍾罷，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。」王經道：「二爹，小的也吃不吃。」伯爵道：「你這孩兒，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。休說一個大分上，自古長者賜，少者不敢辭。」一面站起來，說：「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。」那王經捏着鼻子，一吸而飲。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小行貨子他吃不吃，只恁奈何他吃！」還剩下半盞，教春鴻替他吃了，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。西門慶道：「咱們和温老先兒行個令，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。」於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，就是温老先兒先起。温秀才道：「學生豈敢僭？還從應老翁來。」因問：「老翁尊號？」伯爵道：「在下號南坡。」西門慶戲道：「老先生，你不知，他家孤老多，到晚夕桶子掇出屎來，不敢在左近

倒，恐怕街坊人罵，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裡潑去，因起號叫做『南潑』。温秀才笑道：「此『坡』字不同。那『潑』字，乃是點『水』邊之『發』；這『坡』字却是『土』字傍邊着個『皮』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先兒倒猜的着，他娘子鎮日着皮子（十二）纏着哩！」温秀才笑道：「豈有此說！」伯爵道：「葵軒，你不知道，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。」温秀才道：「自古言不褻不笑。」伯爵道：「老先兒，誤了咱們行令，只顧和他說甚麼？他快尿口傷人，你骰就在手，不勞謙遜。」温秀才道：「擲出幾點，不拘詩詞歌賦，要個雪字，就照依點數兒上。說過來，飲一小杯；說不過來，吃一大盞。」當下温秀才擲了個么點，說道：「學生有了，雪殘鸚鵡立多時。」推過去該應伯爵行，擲出個五點來，伯爵想了半日，想不起來，說：「逼我老人家命也。」良久說道：「可怎的也有了！」說道：「雪裡梅花雪裡開。好不好？」温秀才道：「老翁說差了，犯了兩個雪字，頭上多了一個雪字。」伯爵道：「頭上只小雪，後來下大雪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狗才單管胡說。」教王經斟上大鍾。春鴻拍手唱南曲〔駐馬聽〕：

寒夜無茶，走向前村覓店家。這雪輕飄僧舍，密灑歌樓，遙阻歸槎。江邊乘興探梅花，庭中歡賞燒銀蠟。一望無涯，一望無涯，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。

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，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：一碟菓餡餅，一碟頂皮酥，一碟炒栗子，一碟曬乾棗，一碟榛仁，一碟瓜仁，一碟雪梨，一碟蘋婆，一碟風菱，一碟葶

齋，一碟酥油泡螺，一碟黑黑的團兒，用橘葉裹着。伯爵拈將起來，聞着噴鼻香，吃到口，猶如飴蜜，細甜美味，不知甚物。西門慶道：「你猜！」伯爵道：「莫非是糖肥皂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？」伯爵道：「待要說是梅蘇丸，裡面又有核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狗才，過來我說與你罷。你做夢也夢不着，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來，名喚做衣梅。都是各樣藥料，用蜜煉製過，滾在楊梅上，外用薄荷橘葉包裹，纔有這般美味。每日清晨，呷一枚在口內，生津補肺，去惡味，煞痰火，解酒尅食，比梅蘇丸甚妙。」伯爵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怎的曉的？」因說：「温老先兒，咱再吃個兒。」教王經：「拿張紙兒來，我包兩丸兒，到家捎與你二娘吃。」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：「這泡螺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？」那鄭春跪下說：「二爹，莫不小的敢說謊？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，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。」伯爵道：「可也虧他，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，粉紅、純白兩樣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見此物，不免又使我傷心。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，他沒了，如今家中誰會弄他！」伯爵道：「我頭裡不說的，我愁甚麼，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，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！偏你也會尋，尋的都是妙人兒！」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，趕着伯爵打，說：「你這狗才，單管只胡說！」温秀才道：「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！」伯爵道：「老先兒你不知，他是你小侄人家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。」陳經濟見二人犯言，就起身走了。那温秀才只是掩口而笑。須臾，伯爵飲過大

鍾，次該西門慶擲骰兒，於是擲出個七點來。想了半日，說：「我打〔香羅帶〕一句唱：『東君去意切，梨花似雪。』」伯爵道：「你說差了，此在第九個字上了，且吃一大鍾。」於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，放在西門慶面前，教春鴻唱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肚子裡棗核解板兒，能有幾句兒（十三）！」春鴻又排手唱前腔：

四野彤霞，回首江山白無涯。這雪輕如柳絮，細似鵝毛，白勝梅花。山前曲徑更添滑，村中魯酒偏增價。疊墜天花，疊墜天花，濠平溝滿令人驚訝。

看看飲酒至昏，掌燭上來。西門慶飲過，伯爵道：「姐夫不在，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。」這溫秀才拿起骰兒，擲出個么點，想了想，見書房牆上挂着一幅吊屏，泥金書（十四）一聯：「風飄弱柳平橋晚，雪點寒梅小院春。」說了末後一句。伯爵道：「不算，不算。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，該吃一大鍾。」春鴻斟上。那溫秀才不勝酒力，坐在椅上只顧打盹，起來告辭。伯爵只顧留他不住。西門慶道：「罷罷，老先兒他斯文人，吃不了的。」令畫童兒：「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。」溫秀才得不得的一聲，作別去了。伯爵道：「今日葵軒不濟。吃了多少酒兒，就醉了！」於是又飲够多時。伯爵起身，說：「地下黑，我也酒够了。」因說：「哥，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見我交與他書？明日早去了。」伯爵掀開簾兒，見天陰地下滑，旋要了個燈籠，和鄭春一路去。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，盒內回了一罐衣梅，捎與他姐姐鄭月兒吃。臨出門，西門慶因戲